

先

正

傳

卷

上

281.
Ta932A

004663-001-8

281-Ta932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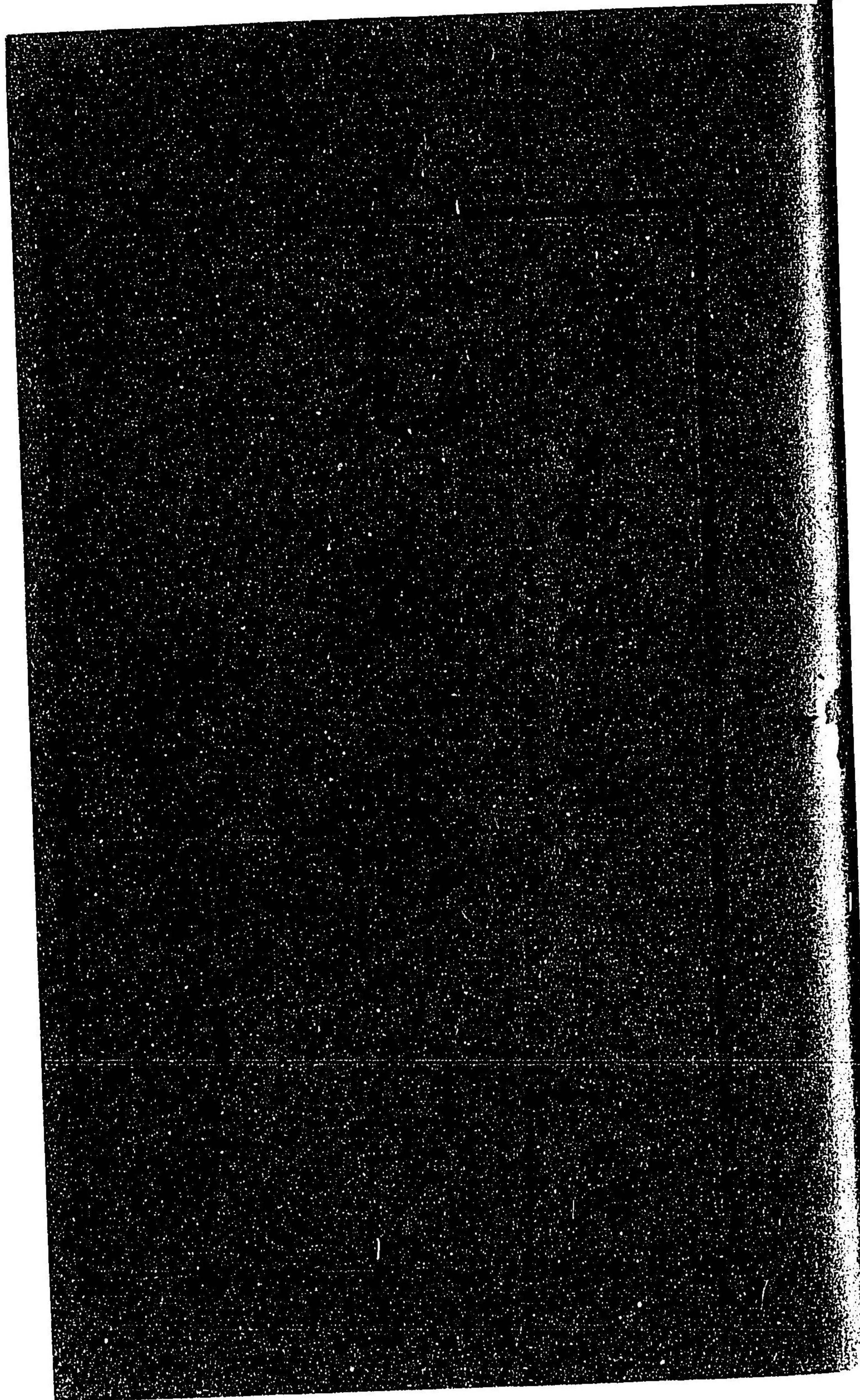
先正伝

館森鴻/著

M37

ACE-1329





田島道治



100135

序

館森子漸種學績文纂述甚富蒼
篤劬士也鄉者由臺島航禹域游
歷閩粵江浙方將溯長江入巴蜀
歸觀燕京會燕趙亂作吳越震動
道不可行購書萬卷施臺隴屬余
郵讀書乃置之郵中已五年而雍

容刻厲不為風俗所移非有負固
之力不能若是乎頃者友人荒井
扇齋見子漸於著先正傳大喜付
刻求余序余曰善夫此不但發揚
先正之烈亦足以扶翼世教矣然
先正事迹不止於此他日嗣刻二
編三編遂以成一代鉅觀則其有

功世教更何如耶抑子漸年富志
大若欲繼前游與中外諸賢上下
其議論而畫當世務其亦有勝于
著作者與甲辰二月首旬

後藤新平序



序
德川氏之末造何其濟濟多士也蓋多士則雖屬叔季猶可以持
世道正人心回澆風頹波矣惟德川氏不知所以駕馭之故敗夫
跡弛非常之士懷其能執其節卓然自立其方威約而不能展也
爲危激爲俠烈直言抗議喪元殺身而不悔雖時或不合於中行
苟令協心勦力與謀國政則足以興國疆兵也況我國
皇統一系上下同方與彼民主革命之國異體故明治中興因多
士之力猶取物於府庫遂致今日之隆運而考其原委則化政以
還英俊偉傑實開之端矣友人館森子漸著先正傳將公之世徵
冕言余余受而觀之其所收皆德川氏末造英俊偉傑之士而基
中興偉業者也或以學術或以異能立言獻策發於忠君愛國之
至誠正氣所存風霜凜然使聞者興起頑懦加之採摭頗博事不

失實與夫孟浪鹵莽徒賊梨棗者殊撰則不獨可以傳於今世後之修史者將有取焉方今鄂羅臬張構鑿於我而吾士氣奮揚摧其鋒褫其魄將逐而出之朔漠之外此雖曰器械精巧將士練熟所致非有所謂和膽者存焉能如此嗟夫和膽之未斬其誰之力豈不賴先正嘗爲之倡乎然則此書之有功於世道人心其亦大矣子漸齡厘逾而立而能確乎自持綜覽群籍尤深經義生平所叙述甚富如此編其緒餘耳余來臺疆始與相知文字訂交推爲益友及其刻成也聊爲序

明治三十七年紀元節於臺北城南僑居

中村忠誠撰

自序

當德川全盛時倡始尊王黜霸者前有山縣公勝竹內式部後有高山仲繩蒲生君平至德川季世尊王攘夷之說起於水戶藩盛於薩長二藩遂以攘夷之名舉尊王之實名分自此定國體自此尊而王政維新之業成矣此雖曰天運抑亦人事而水戶則藤田東湖戶田蓬軒長藩則吉田松陰木戶松菊薩藩則大久保甲東西鄉南洲松代佐久間象山土佐阪本龍馬等參之此數君子者其所趨向雖時有同異要之前後輩出從時勢所變遷備嘗艱險或殉國泯身以立大功於天下向所謂王政維新之業成者數君子之力爲多余心儀久之私不自揣搜訪當時軼事遺聞立傳如千名曰先正傳亦當世得失之林也觀其人論其世先正之行事備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故略可考矣頃以友人索稿付刻問世自

知文字蕪雜如塵飯土羹覆瓿之譏所不免焉而區區私忱則以古道照人芳徽未墜卽今日維新甄揚大烈謳歌升平何一非先正之賜願與並世有心人共相質證云爾明治三十七年一月書於棲霞先生後藤長官邸櫻園男子館森鴻

先正傳

凡例

一 國家中興百度維新稱爲文明之治此蓋二百年來仁人志士豪傑先後輩出殫心宣力之所致爰考其事迹或倡尊王攘夷或講兵刑律令曆算地理或造艦製砲或海防或開港雖不能悉施當世而其言行典模皆足不朽惟憾無專書以資徵考故後人往往知其姓名而無由明其事迹余不自揣尋按前蹤考合誌銘或訪師友祕錄籤汰繁冗衷而出之人爲一傳得二百餘首名曰先正傳又自以聞見孤陋常恐未能賅備因先擇三十餘首爲一編庶幾少備掌故云

一 近世箸書概附師友贊評粉飾可厭是書閒附評語皆子孫故舊所傳足證事迹者非敢雷同要以懲浮文妨要之習爾

一是書所遺者擬他日釐爲二編三編以網羅軼事尙望君子指
摘紕繆或寄示先正祕冊及其誌傳俾得訂證考核成篇嗣出
實先正之靈所慰非惟一人之幸也

一宋衛正叔禮記集說會聚諸家不參已說其自序曰他人箸書
唯恐不出於己予之著書唯恐不出於人是書亦會聚諸家正
叔之言實獲我心

一清顧亭林曰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
無爲人立傳者宋以後乃有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其說誠是
今朝廷不置史官故雖立傳無受侵史官之譏然余豈好冒列
傳之名哉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亭林曰別傳所以別於
史家是書在別傳之例

一臺島歸圖余載筆從軍亂平與北郡陳君淑程訂交因取是書

原本屬淑程閱定後游禹域會其國亂中途旋臺卽請後藤長
官舍其閒室一切人事謝絕搏志讀書近者取淑程所閱稿本
循環展玩補其所闕撰其未備歷數旬乃成長官一見稱賞荒
井扇溪君捐貲付彙刻

明治三十七年一月初旬

館森 鴻

先正傳目次

卷上

山縣昌貞
 林友直
 高山正之
 工藤球卿
 蒲生秀實
 伊能忠敬
 賴襄子醇
 藤田彪
 梁川孟緯

梅田定明

茅根泰

橋本綱紀

勝野正道

吉田矩方

大久保親春

卷下

藤本眞金

松本衡

佐久間啓

久阪通武

眞木保臣

平野國臣

周布翼

武田正生

高島茂敦

松林漸

高杉春風

原忠成

阪本直柔

三好清房

橫井時存

大村永敏

小原寬

木戸孝允

大久保利通

先正傳卷上

宮城館森鴻箸

山縣昌貞

山縣昌貞字公勝號柳莊稱大貳甲州人系出山縣昌景祖昌志父昌孝世稱村瀨氏至昌貞復本姓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同里加賀美光章號櫻塙學于三宅尙齋才學絕人昌貞往游其門刻苦讀書尤精邦典議論諤諤不求苟合好擊劍諸生皆畏愛之光章亦雄其志而恒歆然不自足浪遊四方周訪師友兼通兵法律令天文地理算數音律刀圭諸學弟殺人與昌貞謀逸去坐罪削籍乃詣京師倚一公家一日主人理髮不稱願曰敢煩子再理昌貞意謂彼叙崇爵班巖廊而難役一鄙人爲幕府所轢蹙可知也乃慨然有勤王之志是時幕府勢重天下稱治而昌貞推尊朝廷

指斥幕府與人論名分大義輒舉古規今辭氣激切常曰我邦神聖肇基列聖繼業專與利用厚生之道明德文化光被四表二千有餘歲矣保平以來亂賊得志張威權以凌朝廷雖未有大變革實賴古先王德澤浹於民心故神器不動皇統巍存要之典章頹圯政教廢弛至今爲極嗟乎可勝道哉因箸柳子新論白河鳥羽二上皇在院爲政專營己私百弊叢生姦宄乘隙大權下移其勢幾不可挽因又箸院政紀略聞者莫不激勸入江戶寓四谷徙入丁堀常以紫綬結髻有司咎責撤去乃下帷讀書遠近從者翕然講兵法律令論旨精核談辯如湧諸藩重幣徵之不就小幡邑主織田信邦器其才以賓師禮待之信邦爲內大臣信雄之裔世任侍從儀準國主擢任老臣吉田玄蕃釐革藩政藤井山城守右門京師產也與玄蕃親善尤推服昌貞又善浪士竹內式部每談及

時事慷慨輒悲歌泣下藩士松原郡太夫嘗與玄蕃有隙信邦族信榮亦不憚一夜昌貞與玄蕃右門談兵展函關圖與論攻守之策松原聞而大恚往見信榮譏右門等謀不軌信榮發其事於幕府幕府命吏覈治無纖毫實則逮昌貞嚴詰之昌貞不少屈歷陳幕府僭竊之罪吏大怒昌貞曰吾以一浪士論時政得失苟爲犯上索法便斫頭何爲怒耶明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就刑年四十三昌貞爲人耿介較然不欺其志有烈士風好學博覽箸書甚多今存柳子新論院政紀略醫事撥亂素難評孫子講義數種昌貞旣刑右門被梟竹內式部處流諸公卿累坐削官者十七人又收織田信邦封更封其子信浮於天童論曰昌貞當幕府赫灼時首倡勤王之說絕脰潰腦不少悔不誠毅然烈丈夫哉明治十三年車駕幸甲斐命侍臣問其子孫賜祭

案後十年贈正四位蓋卹其倡論大義而斃于非命也

林友直

林友直字子平以字行仙臺人父曰良通伊豫探題河野通清裔也友直爲人機警有大畧好講兵學垢衣糲食如在兵間健步無比善騎射馳突如飛見士人酣養膏粱輒曰此輩肉緩筋慢何爲用耶周遊四方行輒穿屐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犯寒暑衝風雨視山海如坦途遂遊西南窮肥薩及琉球諸島東北入蝦夷凡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勢之利害政刑之得失風俗之醇漓靡不悉焉又能觀古英雄之所馳騫以考其攻守勝敗之由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常曰我邦海國其可憂者莫大於海防再遊長崎就荷蘭人咨諏海外情形益知海防爲急務因著海國兵談曰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爲務駕峨艦挾巨砲橫行大洋而我環國皆

海江戶日本橋溝水與俄羅斯荷蘭諸國一海相通且我蝦夷與俄羅斯相咫尺若使包藏禍心窺窬邊疆何以防之何以守之宜節國用蓄軍實瀕海要樞設砲臺築壁壘儼然成一大長城一旦有外寇以逸待勞則庶乎可耳方今南北諸島措而不顧彼或奪以據之則異日之大患以其未罹寇禍自謂泰山之安此以天幸爲常而不知海國之急者抑又危矣乃箸三國通覽備論諸島之形勢是時四境無事不復知海防爲何物故其意將欲提醒天下之耳目也二書已出天下愕然友直名噪一時一日訪幕府天野氏見示外國甲冑曰徒觀不若躬擐也乃擐而跨馬馬躍不休直過水戶公邸邸卒詰之曰馬逸問其名曰仙臺林子平公召見之胸毛毳毳然眼光射人問曰爾非著海國兵談者耶脫袍賜之欣然服而出已而議者謂其張虛說撼人心以此就逮禁其書燬其

版錮於藩友直作六無歌別號六無齋謂無親妻孥版金及欲死之心也禁錮以來歲月已久而自守愈嚴人或謂曰子禁錮乃幕議非本藩意盍出訪親故以自遣友直賦和歌辭曰天若無日月十月之關不可越哉抵死不隻步出門先是閑院宮贈諡未決物議紛然友直見白河樂翁談及此事笑曰天朝之於幕府是一家事縱有變猶夫婦衽席之爭耳不至喪家也若夷虜則在外之大盜苟不爲慮必至併家奪之可不憂哉嘗稱蝦夷爲天府曰我國富源在此宜興百工且北門鎖鑰不可不畫策以繼比羅夫遺績也三上書條陳所以植富強之基雖不行識者偉之又箸父兄訓曰童蒙末也父兄本也本之不訓末何以成爲子弟談兵罵世之曰甲越曰孫吳者曰渠何爲適用宜博涉史籍覈其治亂興廢之故以養智力也自少絕念仕途藩醫工藤球卿與友直親善嘗勸

之日子戚屬多搢紳幕僚推薦有人蓋干之不肯終身不畜妻妾處貧賤而夷如也是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與友直竝稱三奇士而不合嘗在京謁中山亞相亞相稱正之慷慨論時事聲淚俱下友直曰渠有泣癖耳方今天子端拱區宇乂安奚以泣爲即可憂者惟海防倘有外寇豈可期神風於萬一耶秀實往訪之友直見行裝粗野罵曰何物田舍翁敢至此秀實忿然曰腐儒慢人亦如是耶不交語而去友直已廢寬政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歿年五十六友直博聞強識於兵家言無所不窺箸述滿架歿前數日痛自刪棄今存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富國策父兄訓兵策問答坪碑考輿地圖名譯荷蘭船圖說諸藥異言安永道中志詩歌集十餘種後十餘年邊警荐臻東北騷擾秀實乃服其先見上書閣老沼津氏曰距今三十八年林子平刻所箸海國兵談獨自決命以警

當世橫罹罪禍厥後政府用其說又十餘年而有今日之變子平
冤死謂之何哉宜贈勳位祭其墓慰忠義士有命追赦封其墓慶
應中藩主伊達慶邦贈前哲二字立碑明治九年車駕北巡問其
家賜祭案十五年贈正五位
論曰友直當天下無事時觀宇宙大勢慮醜虜覬覦人國涉鯨鱓
之淵蹈熊羆之窟窮南洋諸島及蝦夷柯太北疆箬說以謀網繆
於未雨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夫天下
之憂莫甚於豪傑之士噤口而不言業言之則群起而舐排之不
特使其言不行乃從而收逮之其人轍軻就遂齎憤入地悲夫
余嘗聞伊藤參議之陪駕至仙臺也往弔友直墓墓沒荒草間隔
墓有一茅庵垣頽壁破一老嫗守之會雲黯雨至便避雨簷端佇
立賦詩時十一月十日也既賜朝祭又受賢相之弔如此友直有

知其亦掀髯于冥漠乎

鹿門吾師曰林子平箸述極多而未嘗知其能詩文久辛酉春
余訪松木奎堂於名古屋奎堂曰子知子平之爲詩人乎曰不
知乃誦其養老瀑詩曰蘿月松風山中夕林下伴宿鶴一隻曉
出僧扉尋水聲青苔染鞋谿邊石忽看飛流三千尺玉簾織煙
挂空碧古來多少留題詩媮妍誰評擬與白不消鐫石記我名
我游曾與雲無迹古淡健雅非深嘗甘苦者不能也恐蒲生高
山無此伎其詩藏濃州一農家云又曰嘗見佐藤椿園諸著序
文言林子平入先子門學兵此亦異聞

高山正之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人祖名貞正父名正教世
服農畝正之長身巨口隆準深目高髻挿梁面如紅玉少孤爲祖

母所育事祖母孝好學匪懈年十八遊江戶從劍客江上關龍學劍每夜揮劍千次悟其祕常慨王權下移乾綱頽墮列聖御諱山陵諸記無遺周遊東山東海北陸京畿健步日行二三十里其所負擔重踰甲冑蓋思出師從征當服甲冑故預以負重練其體云凡所經歷必觀地勢察民情討古戰場訪孝子貞女談及正閏王霸君臣順逆每拊膺慷慨繼以涕泣天明三年祖母死正之與叔父正業廬於家側者三年哀傷嘔血殆將滅性四方有志贈詞賦弔之鄉俗鄙陋多喜飲博被誣繫獄獄吏與食不食赦出每詣京師至三條橋望闕拜跪振董自呼草莽臣高山正之涔涔淚下行路怪笑不復顧也又過足利尊氏墓怒氣不能已數其罪鞭之三

百寬政二年北遊途過水戶見立原翠軒藤田幽谷大悅相訂爲友至仙臺主林子平家三旬餘始經石港拜芳野先帝菩提碑渡

龍飛岬因風濤險惡不得航蝦夷而還詣京見嚴倉卿於西洞院會諸同志與謀國事嘗遊山陽過備前閑谷覺見學制册子就燈手寫五十葉畢翌日宿姬路又翌日晚辭去曰入京觀內殿神樂正之雖武人而性醇和無羸率氣納交公卿論大義正名分倡酬歌詠尤爲嚴倉伏原二卿所重一日天子見典藥山科里安曰汝知高山彥九郎乎渠混聖護院家士觀樂朕記其面貌正之聞而感泣賦玉御聲一首四年歷山陽航西海寓熊本明年遊久留米主森嘉膳家抵薩摩踰歲再來久留米曰有急入京蒼皇辭去時五年四月也越六月十九日重訪嘉膳氣色大惡指甲刺齒齒格格然齧欲碎嘉膳驚問其故曰燭暑也乃進藥至二十六日手裂日志及諸家贈答詩歌盡投於水次日衝逆愈甚寸裂諸文書嘉膳日子多年所勞而得一朝寸裂不可惜乎且裂諸文書則何證

左以釋人疑正之默然嘉膳命婢進藥頃之往視則割及而伏其血淋漓頃目曰吾所以爲忠義者反爲不忠不義此天使吾發狂也爲吾寄語海內豪傑好在嘉膳曰子宜放刀且施療治子拒不可奈我有罪何正之乃投其刀旋問帝都鄉國方位挺身端坐遙拜兩次神色不亂竟以是夜終年四十七藩吏來檢囊中唯有四方名山神佛勝概游記孝子貞女傳金二十四兩幕吏臨問顛末五閱月事畢始禮葬之明年伯父劍持長藏來久留米祭奠藤田幽谷作文祭之迨明治中興賜其家三口糧贈正四位論曰正之及蒲生修靜藤田幽谷等奮然說大義論名分欲以明古先王之道殆將廻狂瀾於既倒者歟正之仗劍周遊海內以空言木鐸於道路其意將乘幕府運衰光復王權故往來於王公間密謀國事也幕府覺之遣吏偵察迨再航鎮西途見物色正之畏

事機敗露乃手裂日志者滅其迹也其東向拜帝都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者表其誠也蓋是時文恭公新立百廢悉舉故悟不可爲遂齋憤殉國較諸修靜幽谷爲更烈也迨後時勢一變王政復古大命維新雖由君明臣良亦未始非正之輩明目張膽發泄天地之正氣所致也豈不偉哉吾聞唐崎常陸之介詣柴栗山門有客顧之曰君非高山氏乎客曰足下唐崎君乎二人握手涕泣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二人一見相許竟不見栗山而去栗山怪之禪島石梁陳其狀栗山大笑石梁嘗爲文贈正之他日正之撫石梁背曰天下能裁彥九郎者獨足下一人耳後唐崎聞正之死乃自盡其墓下唐崎亦烈哉

小山春山曰按仲繩有子義助學於林祭酒禪島石梁集中有義助來自上毛展其考墓留余家一旬臨別泐然賦詩贈之曰

悲哉豪傑士化作異鄉塵山海三千里星霜十一春憐君來展
墓令我重沾巾孝道期終始殷懃愛此身亦足以記其實也
鹿門吾師曰仲繩游歷諸國水戶史臣編日本史地理志時囑
仲繩考索其說關八州如指掌登鳥海山兩次尤詳蝦夷云

工藤球卿

工藤球卿字元琳稱平助仙臺人本姓長井氏父基孝事紀藩有
武幹長於騎射球卿其第三子也年甫十三爲工藤恭默所養遂
冒其姓寶曆四年五月襲祿三百石居江戶日本橋巷資產豐優
食客不絕最善林子平每入江戶必寓其家子平少球卿四歲故
兄事之球卿素以海防爲憂論天下之形勢當世之得失瞭如指
掌常以一旦有夷庚之警何以防何以守戚戚然憂形於色子平
著書多取球卿言其刻海國兵談爲助資成之球卿又善醫術博

采百家探頤究原多發古人所未發心存濟生其視病尤懇到凡
有志而窮財者無貴賤周而療之故爲士大夫所仰慕寬政初進
爲侍醫與僚友大槻玄澤約爲親族六年九月二人奉命檢仙臺
封地所產藥物三十種定其藥性精粗稱旨在職五十年歷事四
君有勤勞屢被恩賚十二年十二月病卒年六十九後子平死七
年也球卿學博才高敏事通務性孝友愛物有宏度大節當時大
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交合無閒皆盡歡又有膂力坐左常
置千兩匣隻手運之有人來輒曰子能舉之吾立與之欲卽此以
風世習武備修邊儲其以醫術見稱非其好也子平之錮於藩也
辭連球卿而球卿不以爲意官亦不問箸述甚多皆觸時忌子孫
懼譴不出示人嗟乎子平名藉一代而世不復知球卿故特述其
傳略焉

論曰往昔阿部比羅夫奉命征服蝦夷置戍後羊蹄山以備肅慎
韃韃三韓服屬玉帛修誠安史作亂詔增太宰府兵蓋所以豫備
不虞也當時王略北窮地樞西及海外可知也厥後朝綱漸墜禍
亂相踵自德川竊柄以來天下竊情不知兵備爲何物獨球卿子
平輩出奮然欲明先王之道覺天下之民曰我國海國也我可以
襲人人亦可以襲我不講兵備可乎夫天下無事輒忘兵遂使兵
之與備皆屬空談可勝歎哉嗚呼使球卿輩率天下之人盡講武
備則未必有嘉安之際海疆處事棘手如彼之甚也

陳淑程曰夫論天下事於成敗之後則是非利害庸人亦皆知
之而獨至視事於未萌慮禍於機先者則非識時務之俊傑不
能元琳先生之時海內晏然無事舉世方從容歌頌太平而彼
獨沈機觀變毅然以講武備邊爲事其識見固侷乎遠矣憶我

舊邦道光末年英吉利法蘭西縱橫海上疆事方殷而林文忠
嘗語人曰此猶易與也終爲東亞洲之患者其唯俄羅斯乎但
我身不及見耳按其時俄尙未臻強盛文忠此語人多訝之今
俄據東亞之北控其背而扼其喉有囊括八荒兼併四海之志
文忠語垂四十餘年竟驗若著龜老成慮遠憂深始共歎服又
文忠生平於水利農田兵法最爲究心在兩廣總督任內因禁
鴉片事與英啓釁然英終未能得志迨文忠被議革職去任時
英始蹂躪粵東大受挫衄咸豐初文忠再行起用行至嶺南卒
於幕次粵東士民罷市巷哭非其恩澤入人之深能如是耶惜
老成凋謝繼其後者闕寂無人爲可悲耳余每讀文忠公事略
恒爲之廢書三嘆明治丁酉五月二十九夜附誌

蒲生秀實

蒲生秀實初名君平稱伊三郎下野宇都宮人系出蒲生氏鄉氏鄉封會津至子秀行移封宇都宮庶弟正行稱帶刀食三千石其妾福田氏娠會秀行復會津正行從之妾留所生家舉男父母伴稱女子及長冒福田氏竟爲編氓是爲正嗣正嗣四世孫曰正榮秀實其第四子也少好讀書祖母甚奇之謂曰咨汝藤原朝臣秀鄉之苗裔會津參議氏鄉之庶流汝善記之秀實知其世家感泣欲顯揚前烈復姓蒲生常慕段太尉爲人改名秀實從鄉先生晝夜誦學與識進治尙書箸典謨述義又治春秋考覽邦典推見王道之治亂議論文章駕出儕類深慨紀綱之頽廢名分之錯亂自國家之制度古今之沿革至兵賦農財之要莫不悉焉每謂吾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又不值天慶天正之亂大織冠淡海二公之相業與秀鄉氏鄉之將略竝非所企及然在其位則行其道不在

其位則行其言稽古徵今修曠世之墜典補王化之萬一吾亦可庶幾矣箸革弊賦役祀政等七篇名曰今書以規切當世又以後人無由窺先王施治之大法獨綜覽典籍編修九志曰神祇曰山陵曰姓氏曰職官曰服章曰禮儀曰民曰刑曰兵而山陵志先成尋編職官志志二官八省及后妃臺職衛府國郡等稿成分爲五卷其編山陵志跋歷海內參以古圖記雖遐陬僻壤必往攷覈書成獻諸朝廷及幕府有司曰此非處士所宜言秀實引律文據故事以對曰吾敢道人之所難言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有司詰其涉不恭殆陷重辟會林祭酒救解之曰草野儒生不知諱忌不足深咎因得脫免歸文化四年北虜猾邊物議騷然秀實憂之箸不恤緯五篇獻諸當路言頗剴切不省知時不可乃劇飲大醉頽然自放而貧甚教授諸生自署其門曰修靜菴竭力課述鑽研數年

手校職官志將以次編九志未悉成以文化十年七月五日年四十六歿於江戶其臨終自撰墓誌曰敬吾君以禮撫吾民以德禦戎狄以義精靈在天地俟其人以授斯三寶蓋其三寶說生平持論云親舊相謀禮葬於谷中臨江寺秀實爲人寡嗜欲剛正狷介家貧艱瘁備至猶無憂色人勸仕進不可曰今世貴人多矯飾偷安吾安從是屬求活耶遭閔凶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服闋遊京師嘗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不勝憤恚大聲曰何物逆賊敢害忠賢抗萬乘之尊罵且鞭者三百又嘗在鹿沼聞一人議楠廷尉舉室鳩巢箸書證之秀實方在廁心大憤不遑盥卒然出曰鳩巢胡爲敢議廷尉不知臭氣襲席也朝廷追贈役行者小角曰神變大菩薩乃怒曰彼小角異端妖術惑亂人心罪不容誅況歷代山陵荒廢列聖中且有未上謚號者而追贈彼徒何顛倒混亂之如是耶

且怒且泣不知者以爲狂秀實交道甚廣與水戶藤田一正最親善秀實既歿一正爲墓表曰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其推重有以也明治二年十二月詔宇都宮藩旌里門錄子孫後七年車駕東巡駐蹕宇都宮特賜祭乘又五年贈正四位
論曰秀實負出類之才好經世之學其志在乎正名分辨大義修禮樂刑政齊內治禦外侮以明古先王之道不幸遇幕府秕政時不得展其蘊齋憤窮死可勝惜哉然其議論文章發於公誠者鬱勃而昌明志士聞風而起氣運一變遂開中興之基庶幾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者歟聖上親政首正祀典秀實以草野儒生與源義公及高山正之林子平等蒙追賞其亦可紓憾哉
小山春山曰文化初有俄虜之警時君平在江戶貧甚有一僧見其顏色太惡問之君平笑曰數日不食乃親買米來炊之談

及海防君平就釜蓋上指畫形勢談辯如湧不知飯之既焦也
蓋君平海防論源于林子平觀其遺箸可知也

伊能忠敬

伊能忠敬字子齊號東河稱勘解由下總香取人父神保貞恒伊
能長由養以爲子長由壹岐守景久八世孫爲右族不幸早世家
道漸墜忠敬慨然以勤儉興復之天明三年關左大饑忠敬發私
儲賑卹鄉閭施及鄰里六年又饑則又賑卹如初地頭津田氏優
賞之少壯從林祭酒講經又涉醫書算術尤好星曆之學每自期
一功一事有補於世獨以家道未復故不能寬政六年年四十三
委家事於其子景敬入江戶宅深川龜島講求曆術頗發疑義七
年幕府有改曆之舉召高橋東岡東岡名至時大阪人精西洋曆
法忠敬往聞其說宿疑渙然冰釋乃棄舊學而學焉尤善推步測

量九年金星南中乃測量之我國日中測天自此始十二年閏四
月幕府命測量蝦夷及東南沿海享和元年正月賜銀如干稱姓
帶刀蓋賞往歲救窮民也三月命測量豆相房總常與沿海二年
自出羽至越後三年伊豆以西駿遠參尾至三越加能及佐渡沿
海文化元年編各圖是歲東岡歿星官吉田秀賢因東岡子景保
獻各圖賜十口糧列小普請班十二月又命測量山陽山陰西海
南海四道壹岐對馬官道及沿海十一年業畢十二月江戶測量
圖成三月又命測量伊豆七島及函根湖令屬吏代而爲之十四
年九月江戶細測圖成最後命修定輿地全圖及度數譜行程記
自始承命至此閱十八年而竣文政元年四月十三日病卒年七
十四家人以輿地圖未整頓祕喪四年七月甫成附實測錄十四
冊以獻乃發喪葬淺草源空寺東岡墓側從遺言也孫忠誨以蔭

賜廩米第宅忠敬自少聰敏神氣勇邁不甚拘禮法性慎密加以困勉勤苦手製針器樹表亘線縱橫步算叩天之闕極地之輿每測量命下欣然有喜色跋涉豺狼之窟魚龍之淵祁寒暑雨未嘗少沮喪嘗發程時梁燕墜死皆以爲不祥忠敬笑曰燕死奚關吾事釀槽破裂皆益驚勸改日起程又笑曰鐵石尙且裂況木槽乎其測量薩海諸島時風浪暴起榜人大懼因叱曰聞薩人有膽勇今何怯如是也其毅然果敢大抵類此所著有國郡晝夜時刻表一卷對數表一卷紀源術竝用法一卷求割圓八線法一卷割圓八線表紀源法一卷地球測遠術問答一卷測量推步錄一卷一里六分圖東西經度自北極下國直圓徑差考一卷安政中英人請測量沿海幕府贈忠敬製圖英人實測歎稱其圖精核無舛錯明治維新後朝廷命其子孫獻所藏諸圖賜金三百圓贈正四位

地學會頭北白川親王與衆謀立銅表于芝公園以旌遺功論曰幾何測量之法由來舊矣或云往古埃及每年尼里河漲兩岸田地盡失畛域人皆苦測算遂創幾何法韃爾斯傳其法希臘至費答俄拉斯其學益精耶蘇紀元前二百年游古立大成之借根方對數表開于支那傳于泰西愈精益密我國曾無星海探源者其作器具測地製圖實自忠敬始忠敬手製象限儀子午線儀垂搖球諸器一度爲二十八里二分用恒星赤道緯度起測算遂以此製圖其功高千古矣卽與費游諸賢竝稱可也吾聞原圖祕藏江戶紅葉山文庫副圖藏勘定所往歲荷蘭船入長崎始有海軍傳習之舉永井尙志督之是時鍋島閑叟公亦令藩士講航海術佐野常民監之一日見尙志藏忠敬縮圖寫本大喜借歸倩工寫之維新後常民赴澳國博覽會以其原圖陳場中頗得各國贊

賞又陸海軍測量一據其圖云

賴襄傳子醇

賴襄字子成號山陽稱久太郎安藝人也父惟完號春水爲廣島藩儒員襄少嬉戲搏土爲陣好讀國乘作坐右銘自警曰汝甘同草木俱腐乎父祇役江戶襄作詩寄之時甫十三柴博士栗山見其詩歎曰賴氏有子矣襄感激自勵一日讀蘇軾史論乃躍然曰天地間有如此奇文乎遂肆力學文出語往往驚人年十八從叔父杏坪遊江戶入尾藤博士二洲塾又問業柴古賀二博士時三博士悉主宋學襄不甚信之聞平山子龍講韜略乃往見不可卽請紙筆爲文以告曰天下奇男子賴元傑願見關東英雄平山子龍先生陳志元傑其小名也一見語合慨然具濟世志卓躒負氣不屑隨物俯仰其視世蔑如也好論天下事每以被酒不自檢致

于父怒遊備後菅茶山先生甚奇之留督其塾且薦之乃辭曰家君修史草創未就襄雖不才願紹其志成一家言斯心素定有如皦日又遺築山參政書曰大丈夫不能爲有用則當箸有用書欲箸有用書則必當徧歷大都名邑殫見洽聞以資採擇襄也疎狂見斥家君又乖藩命誠知罪戾之重然他日得遂所志亦足稍圖尺寸之報足下我父執且知襄者仰叨足下之力脫除藩籍據大都以遂所志庶幾少免罪戾矣參政憐之乞藩主除籍卽以文化八年入京涉獵志傳律令兵法地理考覽經典旁及家譜野乘以明古先王之道毅然以名教自任專事譔述風勵後學十三年二月聞父罹病時講莊子投卷卽發閱五晝夜到家而屬纊不及也致喪三年自是不復手莊子服闋遊鎮西從豐筮經肥極薩隅明年春歸廣島奉母歸京侍與遊芳山嵐峽是秋送之至廣島後

屢迎之周覽瀛灣琵琶湖迨再躋芳山櫻花爛漫如雪母悅曰吾願足矣襄喜溢於色曰得阿母言勝爲宰相矣文政六年結廬三樹坡稱水西莊起亭榭對叡岳臨鳴水榜曰山紫水明處蕭然四壁左右圖籍有客至輒對酒賦詩或彈琵琶酒酣耳熱每縱談時事歎息流涕有戴安道之風暇日出遊近畿歷佳山水則浮白大嚼跌宕自喜一時臺閣搢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輒拒絕不少顧諸藩厚聘不應曰野亞相集諸儒爲文字飲聞襄名招之不赴再三致意乃自陳曰野人不嫻禮節酒非伊丹之釀不能飲魚非琵琶湖之鮮不能食亞相皆許之乃往翌日亞相餽以金幣凡公侯頒賞皆大書己名於上小書受者於下襄一見怒曰是豈禮賢之道乎命塾生後藤機郤之亞相大媿往訪其廬愈加敬禮時人頗共姍笑之而襄澹然不介於懷也平居耽讀書刻苦兼人常曰

非眼揭日月精透金石則無以收效每病舊志繁冗箸日本外史閱二十餘年甫成白河少將樂翁索稿鏤梓又箸日本政記日夜構稿殆廢眠食遂病歐血曰請服藥顏色陽陽不亂會豬飼彦博來訪談及南北朝事不合襄慷慨語曰若以北朝爲正統豈以楠新田諸公爲亂臣賊子乎箸正統論付諸政記中當言之之時目眶冉冉動病劇甚猶索眼鏡手刪政記且書跋語百餘言擲筆而瞑天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年五十三襄爲人清癯體高眉蹙而秀氣益眉睫間天才警拔高自標樹性峻直苟非其類弗能容納又不折節下人常以氣節文章自許尤善史學叙事豐約得宜論事洞中機要其文有光岳之氣象又工詞賦嘗評杜韓蘇三集故得力于杜韓蘇者深書筆遒勁迥出常格人爭寶之所箸有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日本政記十五卷通議二卷春秋講義若干卷

書後題跋四卷日本樂府一卷山陽詩鈔八卷山陽文稿二卷山陽遺稿八卷明治中興賜祭乘金百圓贈正四位醇字子春號鴨厓襄第三子也以文政八年生於京都三樹坡因稱三樹岐疑夙成好讀書年十五學于後藤機居三年遊江戶入昌平覺始見仙臺齋藤竹堂竹堂大奇之遂相友善又從佐藤一齋梁川星巖遊通經史大義修古文辭尤工詩吐音成篇什竹堂戲之曰子乃崔駰王勃之流亞醇不悅曰大丈夫不能爲天下畫奇計奮鴻烈寧以布衣終老泉石作煙波釣徒一流人耶生平喜酒自豪好談時事當其酣時意氣鬱勃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蓋其尊王黜霸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一日抵東叡山觀祠廟宏麗曰咄德川蔑視朝廷培克黔黎窮極土木何僭踰如是也過一店大飲酣酒罵坐遂倒石燈大呼曰快左右勸止醇拔刀擬斫之爲邏卒

所捕以與尾藤水竹爲中表因得免歸周遊諸國自常毛經陸奧涉龍飛碓遠入蝦夷縣歷兩羽北越歸京所經名山巨浸大都通邑窮地理察風俗探古戰場以審形勢其入蝦夷也西躋馱峰東攀白嶽阻風於江刺邂逅故人松浦弘相得甚歡館主謂醇曰先生敏於詩盍試一日百詩弘曰余好刻請執刀且吟且刻筆飛刀舞自听至晡百韻百詩咄嗟而成詩奇氣橫溢刻亦巧妙一時珍之稱爲雙絕弘嘉中蠻舶出沒東海醇深憂之嘗與家長韜庵校乘魏源海國圖志遂獨創意見箸海防策佐久間象山一見稱善爲之跋癸丑以來夷狄窺邊國事日棘海內騷然醇以明大義濟時艱爲己任日方今朝廷無一介之輔幕府無折衝之勢此誠臣子盡節之秋也嗣見朝廷屢勅掃攘夷狄而幕府因循不決乃與梁川星巖梅田雲濱糾合同志欲以乘時光復王業小林良典飯

田忠彥伊丹重賢副島種臣等與醇協策將共舉事會朝廷怒幕府失政下勅水戶前中納言董大政而醇雅荷青蓮院親王之知乃承命作疏幕府大懼與黨人獄自王公相將迄士庶凡慷慨負氣者皆被拘禁醇亦與焉醇言論文章足以鼓動人心故幕府媚嫉尤甚檻致江戶有司詰其容說近貴醇曰吾夙受庭訓知尊王大義其他勿計也疏中有光復王室在是時語有司舉以責之醇不答繫獄復以詞賦倡和遣其湮鬱獄吏錄之名曰骨董集其罪不及死有司欲赦之醇奮然口不絕罵安政六年己未十月七日就刑年三十四聞者雖市井小人莫不墮淚青蓮院親王和其絕命詩弔之醇博聞強識其爲文章俊絕稱其意氣又工筆札皆可觀旣刑大橋正順收其尸立表有旨倒表常陸有櫻眞金者嘗從醇遊手拾遺骨私瘞之文久二年冬遇赦改葬荏原郡松陰社境

後贈正四位

論曰襄之罹病也門弟子請寫肖像自贊二首曰身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世之得失不恤己鹽齏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曰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於群籍不虛先人之囑此腳侍母與二躋芳山三蹕太湖四上下溟灣而未嘗踵朱頓之門此口不甜殘杯冷羹而此手欲援黔黎之饑寒也嗚呼讀此可以知其抱負矣鬱其所蓄不得施當世乃僅發之於書後人讀其書遂共曉然於尊王黜霸之道群賢奮起扶翼中興其子坐黨議處死論者以爲襄父子先倡之功於斯爲重不信然耶清黃遵憲曰山陽高視濶步似東坡父子使之在今必應徧歷清韓歐美諸國其於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取舍損益以宏圖時務吾爲山陽惜者在此區區文章

猶末也亦可謂千載之知己矣

又曰鎌府創霸以來北條足利豐臣諸氏踵起至德川氏太平三百年而復王政夫水戶義公爲東照公孫所箸大日本史儼然顯尊王之志白河樂翁爲有德公孫所刻外史隱然擴黜霸之說義公建湊河楠子碑樂翁作白河結城靈山北畠二君碑其言若出一軌亦可知二公微旨所在矣余常謂二公前後輩出股肱霸府而日本史外史二書正名分重國體鼓舞士氣遂闢復古氣運然則德川保父王家門葉滋繁班崇勳叙名爵綿延勿替非偶然也吾恨不得起襄父子於九原而論之

狩野三岳曰山陽癸丑歲偶作詩十有春秋逝者已如水天地無始終人生有終始安得類古人千載列青史栗山先生見而歎曰賴氏有子者以此詩也聞山陽於壯年恃才無行嘗詣

大阪時訪中井履軒履軒怒曰吾不欲見不忠不孝之人山陽慙憤大有所激發退而奮力著書卒能編成千載信史宜其卓犖不凡也

藤田彪

藤田彪字彬卿號東湖稱虎之助水戶人其先世爲參議小野篁後父名一正嘗爲彰考館總裁每慨王室式微有志正名定分彪少受家學既長造江戶學劍於岡田十松又從龜田鵬齋太田錦城遊會夷艦來大津父謂曰此必貽百年之患汝宜往勦辦之彪躍然奉命旋報夷艦已去時年十九復從伊能一雲齋學槍術常以武力自喜不甚好讀書已而幡然改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奈何不之學乎于是折節讀書日記千百言遇忠孝節烈事輒奮激長歎常欽文信國之爲人氣節雷厲議論激抗諸搢紳

先生見者咸以國士稱之丁父憂哀毀骨立不御酒肉者三年服闋襲職爲彰考館編修兼攝總裁論館中五事極爲懇到藩主哀公病繼嗣未定衆屬望介弟景山公子執政忌其英明欲迎清水公齊疆彪奮然將赴江戶筮之不吉乃投策曰臣子爲國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往謁支藩守山公論繼嗣事辭旨剴切守山公爲之改容許諾未幾哀公薨遺命立景山公子此爲烈公烈公既立擢爲郡尹累遷側用人烈公每發新令彪必秉筆筆翰如流詞旨謹嚴不煩繩削而自合時烈公收攬人材布列中外然資兼文武負政事大略者獨彪爲最彪名於是乎益箸弘化元年幕府突命列公傳國世子慶篤彪亦蒙譴幽囚小梅邸私擬文信國正氣歌歌出時人傳誦踰三歲赦還水戶隱居授徒四方志士慕風而至者猶群介之宗龜龍也嘉永六年夏美利堅乞互市幕府起烈公

參海防議烈公召彪復原職製砲造艦倡練水勇講求西學彪乃援古典按新例出入風議天下咸想望風采焉嗣以幕府因循輒相支吾慨然賦詩以見志曰寶刀不染洋夷血卻憶常陽舊草廬讀者莫不贊歎蓋烈公負旋乾轉坤之才講整內制外之策參微猷布風聲以新民之耳目者彪之功居多自結髮從政凡二十年夙夜罔懈見機處事事無細大精鑿微識審覈靡遺烈公問政事必熟慮始對未嘗有欺飾至乎臨大節決大議則其所學所志不以死生禍福變易嘗曰三決死而不死矣容貌魁岸威儀端重秉性忠誠典職機密毅然以明大義正人心自任覃思邦典考核三禮箸歷世帝王圖解迨總督學政尤多所釐革雅好文籍雖在劇職手不釋卷敬禮賢俊獎訓士類雖一藝一材罔弗甄錄凡名士後進被其容接得彪一言重於千鎰之賜平居危坐據几終日不

見情容書筆峻勁逸宕自肆書聯語曰稽古徵今發明神聖之大
道尙武右文鼓舞天地之正氣其素所抱負然也安政二年十月
初二日江戶大震水戶藩邸亦頽彪僅免顧母在內復反身入室
母方得出而已不及避屋崩死時年五十士之識與不識皆哀悼
之所箸有回天詩史二卷弘道館記述義二卷東湖封事五卷東
湖隨筆一卷常陸帶一卷東湖遺稿五卷門弟子記其言行者二
十卷顧嘉安之際歐美各國迫脅竝至海內騷然上深憂之特嘉
烈公留心海防彪名亦達天聰其卒也上歎曰水藩遽失良臣大
可憫傷明年立碑烈公爲篆其額曰表誠之碑明治二十二年春
二月發布憲法贈正四位尋列祀典弟子故舊等行祭於水戶四
方會者四千人

論曰彪少受家學荷烈公殊遇兼資文武改革藩政其矩矱殆將

風行海內中道旣躓復起顧常慨升平三百年士氣闕茸不振乃
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舞激發之嘗以回天二字題其詩史蓋以
挽回天運自期亦可謂不負所學矣夫以彪識量之恢宏學問之
醇肆政術之敏決加以以恭儉申之以氣節使天假以年悉出其
所蘊以贊畫廟堂之上嗚呼其可量也哉長州有吉田矩方振作
士氣建維新之基薩州有西鄉隆盛率勵天下光輔中興皆聞彪
之風而興者非豪傑之士其孰能與於斯乎

梁川孟緯

梁川孟緯字公圖號星巖稱新十郎濃州曾根村人系出齋藤實
澄有宗圓者善茶儀事越前宰相直政始宅濃州祖曰長家父曰
長考少從花溪寺僧大隨讀書年十八游京師明年造江戶師事
山本北山與朝川善庵官本茶村友善鑄大鐵扇佩之人怪問之

孟緯笑曰某先生衆辱乃公若遇之途將以逞一擊人以爲公圖
膽志當求之古耳文化六年入京明年再游江戶與柏如亭市河
西野大窪天民相結爲詩明六義尤以名節自勵由毛野經駿遠
閱歲歸里柏如亭歿孟緯適在勢州得訃悲感入京索其遺箬聞
紀某携之浪華乃轉道住見紀某謀雕板以傳賴山陽義而序之
蓋山陽重孟緯詩筆孟緯亦重山陽史學嘗有人以山陽比司馬
相如孟緯卽吟曰寄語傍人休錯比馬遷非是馬相如挈妻張景
婉游伊賀大和經浪華自播州抵備後菅茶山贈詩曰出關詩賦
人爭誦君是今時梁伯鸞過廣島訪賴杏坪杏坪爲山陽叔父見
孟緯大喜詩酒跌宕極一時之盛由長州航鎮西游長崎留宿十
旬與江芸閣沈綺泉相倡和探耶馬溪歷讚州入浪華自出關至
此四閱年云訪山陽京邸偕游嵐峽賞櫻花曰己自不勝其樂尙

何富貴之足慕哉文政十年正月天子御南殿閱樂乃往謁賦長
句卜居鴨厓間地與山陽水西莊竝稱京畿爲人文淵藪貫名海
屋豬飼敬所筱崎小竹藤澤東咳等各主壇坫而孟緯與山陽交
最親時日野亞相頗好文數招二子飲見孟緯西征詩賜之序時
人謂詩則星巖文則山陽無敢優劣之者天保三年秋將赴江戶
訪山陽山陽力疾賦詩孟緯和之途過駿州獲山陽詩乃賦七律
三首設位哭抵江戶華頂王召見賜道服五年十二月創玉池吟
社以詩教授妻亦善詩家庭倡和忻然忘世佐久間象山俊傑士
也晨夕過從論經賦詩好談時事嘗謂孟緯曰今爲天下倡而自
內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其君之謂歟是時列
藩士大夫皆賓禮孟緯自羽倉蓬翁鹽田松園卷菱湖藤森弘庵
菊池溪琴大槻磐溪皆重之遠近問詩者殆千餘人岡本黃石齋

藤竹堂遠山雲如谷太湖大沼枕山小野湖山伊藤聽秋鱸松塘
皆出其門玉池之名鳴當世孟緯骨格清臞若不勝衣鬢參參蔽
頰頤長十餘寸而瞳子白黑分明凜乎不可犯博通書史尤好讀
楚辭榜其居曰讀騷齋詩才得之天授然未嘗破律每鎔冶往什
會以神理吟諷終日不苟下筆雖難題險韻必全工力矩度精嚴
旨味雋永能兼該各體自物徂徠倡道李王西野天民宗唐人法
兼取宋元稍益駁襍獨孟緯浪游三十年提倡風雅主張盛唐餘
風之所激越詩道一變手取弱冠以前詩焚之弱冠以後詩凡二
千三百九十首刪存一千五百十七首而在玉池者十五年門弟
子謀以次刻行弘化二年夏西歸明年入京當是時幕府政衰邊
警頻至嘗讀林子平海國兵談慨然知海防爲急務歷視總房沿
海數見羽倉篷翁佐久間象山小原鐵心論籌策嘉永六年美艦

入浦賀變且不測幕府令諸藩修武備孟緯憤懣賦詩曰何須警
報方爲備轉海書來旣十年干諸公卿說以尊攘於是豪傑聚羣
下而小林良典飯田忠彥賴醇梅田定明藤本眞金等推孟緯爲
倡首孟緯頽然雖老以明大義濟時艱自任王公問以國事則造
膝密對未嘗漏言衆莫能窺焉安政五年幕府與美國訂約閣老
堀田備州入京劾之不省士人倡尊攘者競議時政闕失幕府大
怒遣間部總州逮捕尊攘士總州故孟緯弟子也孟緯歡迎之大
津獻時事詩二十五首竝陳時宜會病九月初四日卒年七十是
日捕吏突至孟緯旣前死乃捕其妻繫獄尋赦出孟緯晚年頗知
陸王之學尤精劉念臺書獨自歎曰吾幾錯過斯生矣今而後好
學之不可以已有詩曰頽齡旣六旬方始志於道人皆益敬之所
箸有星巖集三十二卷星巖遺稿八卷春雷餘響十卷自警錄五

卷明治二十四年四月贈正四位賜祭桑岡本黃石伊藤聽秋胥謀召同人追祭之

論曰伊藤聽秋示余藤本真金所畫孟緯像狀若清臞而神氣驅邁有晉賢風孟緯逢遇時艱則獨以布衣衰老之身周旋名公鉅卿之間又能以詩感發天下義憤此豈尋常詩人所能跋哉

伊藤聽秋曰先師年六十志於道學尤好劉念臺書嘗自言吾三十而無雜夢爾後三十四年間或瘟疫或疝瘡屢經痛患瀕死者凡四五次而亦無有一夢嚙此可知其涵養所致矣且立身大節不愧于念臺橫井小楠以道學姦雄目之誣甚

梅田定明

梅田定明號雲濱稱源次郎若州小濱人父曰重輔生有異稟游江戸師事山口菅山讀書過目不忘其學爲淺見氏適派是時士

習尙詞藝定明惡之曰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竭心力猶弗逮何暇區區詞藝也父以藩命赴鎮西定明從之徧歷肥薩諸國還入京師從上原立齋問經慨然欲自樹名節立齋深才之妻以女家極貧甌石屢空夷然也嘉永六年美艦入浦賀士論紛起赴江戸交游士林頗悉時情歸京下帷授徒時藩主擢定明儒員固辭遣國老某書策論時事爲權臣所沮然志在匡世倡尊攘之說常曰論海防者輒言鑄砲製艦築砦練兵此固今日急務然最急在洗三百年積弊振作元氣元氣盛則敵國不得侵元氣衰則何以免外侮俄艦入浪華近畿戒嚴十津川人深瀨維正野崎正盛等謀襲擊推定明爲帥至則俄艦已去朝廷屢詔攘夷而四方志士聚蓋下定明與梁川孟緯賴醇小林良典爲物望所屬謁青蓮院親王及近衛鷹司三條諸公密奏時事幕府詆爲黨人興獄幽斥王公

逮志士而盡之矣定明檻送江戶囚于唐津藩邸吏詰曰汝藉口朝旨以肆陰謀其必有指使者奮然對曰男子死則死吾惟知執義報國耳豈肯聽人指使安政六年三月十四日病死獄中年四十五定明爲人剛直推誠待人若以非義干之正色窮詰語及國事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嘗游長州結交吉田松陰之徒手書松下村塾四字以贈松陰甚重之云明治十六年三月弟子故舊相謀立碑朝旨褒錫金如千贈正四位

論曰定明持議侃侃誓不顧死固忠義奮發哉吾聞高田渡部多總次學于定明藏其遺墨二詩其一曰妻臥病牀兒泣飢挺身直欲掃戎夷如今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署曰俄虜入浪華吉野十津川鄉民謀出拒請余爲帥慨然有作據此賴支峰撰碑以爲臨終作非也抽味詩意具見其聲氣風動天下矣

中村研里曰余之入京也寓三條公邸與上原立齋訂交立齋稱甚太郎有學行其子綱藏學于余梅田雲濱娶上原氏因又交雲濱後去京教于大津數年梁川星巖牧百峰廣瀨旭莊小倉鯤堂四屋穗峰及雲濱輩先後過從詩酒倡和故能知諸君子之爲人雲濱尙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風好酒縱談時事慷慨激抗擊碎唾壺不知者以爲狂人其與賴鳴厓飯田環山小林良典謀國余亦與焉旣而雲濱鳴厓就逮余獨以石川縣令庇護得免自來鹿鹿無成今頽然老矣每憶亡友愧怍欲死明治二十二年三月跋于東京芝三緣山下修道館

茅根泰

茅根泰字伯陽稱伊豫之介水戶人父曰爲敏泰少不喜嬉戲母增子氏奇之授讀書及長能文竝習武技爲人沈實有器度議論

往往屈其坐人藤田東湖見泰曰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天保十三年擢牀几廻尋爲弘道館舍長十五年烈公獲罪會澤憩齋罷總教結城朝道用事政多私曲泰大怒上書爭論辭職下帷授徒率以實學門人稱曰寒綠先生烈公嘉之親書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八字以賜時年二十二及烈公寃雪復牀几廻累進馬廻郡奉行祇役江戶會江戶大震藤田東湖戶田蓬軒災死朝道乃煽動左右開烈公父子泰見順公規諫不遺餘力且曰臣聞正人一心事君無待于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願其辦之順公悟卽誅朝道朝道姦黨魁也正姦黨爭語在武田正生傳有旨兼攝學政初烈公創學學制未備及會澤憩齋復原職泰草學令進之曰敬神愛民政教之所基也至是所設施皆有效轉小姓頭加祿百五十石侍讀順公當是時美俄諸國交要互市幕府失政士之倡

勤王者競起泰佐烈公畫策而烈公再爲忌者所中傷被譴屏居泰奮然以爲我公不出則天下事不可爲也乃與執政安島信立議曰方今開鎖之議未決將軍立嗣又未定內憂外患竝至國步日艱志士豈可旁觀乎會朝廷下勅烈公輔幕府以決大議定大計泰躍然曰此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與四方豪傑相結欲使烈公奉旨釐革大政議已定矣大老井伊直弼忌之授旨間部總州起黨人獄鉤捕勤王士泰及信立收下獄時吏政尙嚴切而吏斷獄須深文案檢榜掠慘酷泰曰吾身可隕臣節不可辱也遂論死安政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處刑年三十六是日幕府遷烈公於水戶未幾薨天下悲之泰之就逮也人謂禍且不測泰慨然賦長古書畢而出一家掩泣其夕密歸家曰活一日矣手草鞠訊筆記假幽竹中邸曰又活一日矣筆記遂不脫稿云所箸有投筆餘錄息距

備考詩文集明治二十四年春列祀典
論曰泰與信立結交豪傑慷慨謀國竝罹慘禍是誠有天乎哉孔
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云國家昏亂始識忠臣其泰輩之謂
歟

橋本綱紀

橋本綱紀字伯綱通稱左內越前福井人少師事吉田東篁通四
子大義游大阪從緒方洪庵修醫術父長綱以醫鳴乞治者踵至
有一人患龜頭綱紀診曰此不剗殺則不愈乃施術中度時年十
九長綱顧其妻曰是必大吾門藩主春岳公奇愛之命游學便詣
江戸從川本裕軒講荷蘭學又執贄鹽谷宕陰問經義嘗讀宋史
岳武穆傳心慕之自號景岳介東篁書往謁林鶴梁鶴梁聞其議
論之宏辯歎曰是台輔器不可及也已藩主擢綱紀釐學政乃建

議文武兼修別設西學一科講究天文地理算數兵法進侍讀參
機密是時外國要盟海疆開閉論起大將軍温恭公多病儲嗣未
定天下寒心以一橋公有賢名皆言宜立以爲嗣藩主以幕府懿
親最主張此說安政五年正月閣老堀田備州從川路司農巖瀨
肥後晉京藩主召綱紀曰備州此行在請勅裁外事奏定立嗣而
國家安危繫焉汝宜西上干說王公以達寡人微意綱紀再拜領
旨西發與水戶及薩土諸藩士相結執謁三條鷹司諸公又上青
蓮院親王書曰方今外患內訌竝至而朝旨幕議動輒支吾此非
國家之福願水戶前中納言位在列藩上夙負輿望伏惟下勅前
中納言協力列藩扶翼幕府內以立德川儲嗣外以決海疆開閉
得失庶幾不玷辱國體而釋宸憂寧邦家此寡君之所以尊天朝
忠幕府之職分也抑寡君命臣以此事臣雖不敏如何其不陳力

願殿下鑒臣愚忠而奏定之備州請假有旨曰國家多難一至於此而大將軍未有嗣宜擇親族之賢者立以安天下心綱紀聞而大悅先備州歸江戶藩主倚仗之事幾成會溫恭公薨大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伊公子襲宗統而興黨獄陷異己者於是藩主及水土諸藩獲罪閉居藩宰中根師質敏練有忠智與綱紀共事綱紀謂曰吾與足下所謀社稷之大計也不幸使我公被大咎吾輩不敏之罪也師質壯之曰疾風勁草百折不移烈士之志也今臣子臨難不能全節亦何面目以視天下二人殉節志已決藩主手書諭之綱紀幡然益以雪君冤爲任十月二十三夜綱紀與師質飲共談心事慷慨泣下捕吏突至師質走免綱紀就逮檻致石谷穆清邸六年十月七日處刑年二十六是時士之被告者皆不勝楚毒自誣伏罪不欲累其主獨綱紀奮曰吾實受主旨吏詰其語則

皆明言不隱避獄中讀通鑑又有詩數首綱紀爲人美姿容如好處女性忠忱溫和肫肫不動聲氣而中實嚴毅遇不韙確不可奪其下獄也人咸以莫須有視之既刑則曰斯人應無慙岳王於地下矣埋遺骸于小冢原後得歸葬鄉之先壠明治十一年車駕北巡駐蹕福井追褒綱紀勤勞國事尋列祀典所箸有啓發錄一卷
藜園遺草二卷

論曰西鄉盛隆嘗在江戶曰吾於先輩服東湖藤田氏同儕則獨推橋本左內武田耕雲見綱紀亦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川路司農曰吾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如切膚其爲諸子所獎稱如此此可見其器識夙成矣而隆盛被誅耕雲受戮司農自戕使綱紀與諸子應運贊業其功烈爲何如耶不然得朝夕匡救抑其亢激則諸子全節保寵亦未可知余述綱紀事未嘗不歎天不棐忱隕

命於毒刃也噫

高雲外曰余嘗師事川本裕軒先生講荷蘭學時與橋本左內
同几案獲益爲多左內旁善文章一日觀余抄本阪井虎山先
生遺文大喜遂手寫之其文專主磨練而沈實雄勁有蘇老泉
之風余私服之別後數年聞其罹慘禍不覺黯然而賦一詩以
弔之曰落木風淒日景沈來供香火立碑陰不言卻勝鍾儀節
對獄時言不及主曰有旨一死偏憐紀信心或曰其就刑也舊好慕君
行焉臣之職也言色彌壯

還媿我餘哀感昔又思今豈知當日鉏蘭者遺臭更無塚可尋
劉備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又南溱詩話
蓋江海自蔡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
遺臭

此詩固不足錄然左內心事誰能悉之今讀此傳追憶當
時殊不堪痛惜也

山口東軒曰橋本景岳游江戶介吉田東篁先生書往謁林鶴

梁先生先生復書云橋本子器度深沈材識卓拔他日必發名
于天下余家藏其書明治十年余游林塾先生云橋本子就逮
前夕來談時事旁及學文辭氣和平毫不見畀吉田氏遺族藏
景岳書簡十數通其中有言云藤田東湖天下名士惜不通曉
外事又云方今京紳及列藩概皆乳臭獨島津公齊可畏耳又
與村田氏壽書云支那終必不免瓜分我宜與俄羅斯相結以
經略支那延及南洋諸島縷縷數千言其書見藏村田氏此等
事世人不知之世人又傳其對獄言不及主誤矣重野博士撰
墓表云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
事乞勅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此實錄也顧坊
本以訛傳訛者甚衆是作筆筆得實可與墓表並傳今特舉其
一二所聞知以附後

勝野正道

勝野正道號臺山稱豐作江戸人父曰正弘稱六太夫先世出於信州仁科氏中世稍衰稱勝野氏寬永中有正清者豪俠好義與阿部四郎五郎友善子孫為阿部門客領二百石正道少高邁有父祖風而謙抑不自放好學善筆札又擅技勇與藤田東湖藤森弘庵大野謙介安島信立日下部信政相結講求時務水戸烈公甚奇之手書盡忠報國四大字以賜是時幕府失政國事日艱正道深憂之率諸同志入京師與賴醇梅田定明干說近衛鷹司三條諸公又介伊丹藏人謁青蓮院親王密奏時事朝廷大怒下勅烈公董大政而幕府興黨獄賴醇梅田定明等就逮正道潜伏大野謙介家以俟時機而無知者安政六年十月十九日病歿年五十一正道晦迹時其妻子下獄長子正倫謫三宅島後病死妻與

季子正滿後救出正道為人純篤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賴支峰小野湖山小曾根乾堂等皆寓之尾藤水竹磊落不事生產篋笥常空正道每春秋製時服以贈客至則置酒縱談語及時事意氣慷慨聲淚俱下聞者莫不激揚其歿也謙介私葬之水戸大戸村水戸藩追賞錄其子士籍明治中興事聞列祀典論曰正道抱盡忠報國之志倡尊攘以鼓舞士氣至其事成敗是有天焉中道而死又何恤耶世之論仁人志士者當先觀其志所在何如矣

吉田矩方

吉田矩方字義卿號松陰通稱寅次郎長州人本姓杉氏父曰常道出冒吉田氏少從叔父玉木韞學山鹿兵法藩主毛利公聞其講兵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山田公章戒之曰爾盍開鉅眼觀

宇宙大勢矩方有所激發以爲英法諸國雄視濶步窺我沿海若立大策耀武威則凸鼻虜何足畏嘉永三年秋游鎮西四年春藩主東覲乃從而詣江戶歷視相房沿岸曰吾旣領八州形勢顧東北土曠山險接滿州俄羅斯宜先視其地乃約熊本官部增實同游邸監不許矩方曰吾豈可負約乎俱發經二毛奧羽自越後航佐渡閱歲而還以其犯法除籍會美艦入浦賀海內騷然矩方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蔑以保國威是時佐久間象山憂憤時事上書阿部勢州論航海學爲急務矩方往見語合乃執贄而師事之聞俄艦入長崎乃奮然曰我國禁外交離海咫尺茫矇東西幾何不速外侮乎吾將請俄人游海外象山贈詩勗之至則俄艦已去途過熊本訪增實遂偕東游時美艦恫喝要盟幕府爲築館橫濱許其請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增實曰無益也是夜

會增實及來原盛功鳥山景清談志矩方曰吾願私投美艦以觀海外形勢增實沈吟曰危計也盛功曰成否天也可坐失機乎矩方秉筆書曰丈夫有所見決意爲之富岳雖崩刀水雖竭亦誰移易之哉增實見其意決遂解佩刀贈之澁木重輔微者也嘗從矩方慨然請俱見象山於橫濱赴下田夜棹漁船近一美艦艦人指示本艦卽轉達之艦卒疑訝執棍揮推二人不爲意躍攀艦梯投書曰某等不幸生東洋一孤島游蹤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大艦巨礮壯游五洲奚啻鬻雞之於鯤鵬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本心之尤切者也某等局束一隅自諸君觀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何如也願諸君使某等得一游海外艦員維良曰督將嘉二君志而通好結約將成盍少俟時機二人曰已犯大法還則戮維良曰暮夜無知者矩方請見清人羅森

不許驅迫下艦而漁船爲風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之維良命短艇載歸矩方仰天歎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重輔曰盍自首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會漁人上二人遺物吏乃捕二人檢行李得象山贈詩卽竝逮象山下獄吏詰其承象山旨矩方曰古人有言事成歸主事敗獨身坐耳吾心欲爲古人可以自屈而承人旨耶檻致二人於藩繫獄踰歲重輔瘼死及其出獄乃創松下塾聚徒講大義名益噪安政五年幕府假定互市條約奏上京師不可大老井伊直弼專權鈐假條約斥罰水尾土越諸公授旨問部總州西上長藩亦恐累及密使參政周布翼入京矩方恚曰勤王我公素志俗吏何知焉門人久阪通武適在京師報大原三位謀光復王權事矩方喜草時勢論以獻會長井時庸至自江戶曰東觀者解幕府之疑而已矩方極論不可聞水尾諸藩士謀

刺直弼乃大息曰事晚矣會諸同志曰江戶爲人之所先我有東上刺總州耳衆皆躍然血誓書成乃書告父曰幕府挾積威上達明勅下逆輿論而無復問其罪者兒不自揣糾合同志斬姦臣之首貫之竿頭表藩公勤王之誠發萬姓積鬱之憤如是而死死猶生兒狂妄而虛名四馳梁川星巖取兒策時事書因近貴供乙覽大原三位書七生滅賊四大字以賜綾小路卿亦寄詩有博浪鐵椎語期待甚殷豈可徒生無爲乎父素有節概不敢止已而藩主東發國論一變矩方上書爭論言極激切考吏送獄矩方瞿然駭曰吾何敢畏避但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可會父病篤矩方嗚咽請留三日守護父病乃召門人故舊設酒訣別父欣然昂頭曰吾兒屈於一時猶可信於萬世矩方詣獄安於義命而不忘天下憂讀書如在家時六年正月有二書生密告曰三條大原二

公方謀要毛利公東觀光復王業此千歲一時機請與諸君贊之
矩方顧其徒曰二士披肝膽告大事我藩無一人應之者辱也侯
羸自刎送無忌田光自刎送荆卿我黨豈可無所爲衆遲疑不應
乃大怒曰若時機一失將置我公於何地乎入江弘毅兄弟慨然
請往卽勵之曰我瑞穗國士宜師北宮騶事覺弘毅下獄時間部
總州盡逮勤王士命長藩檻送矩方五月二十六日發其徒送之
酒半浦無窮爲作肖像神采奕然矩方秉筆自贊曰三分出廬兮
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心師貫高兮無素立名志
仰魯連兮遂乏釋難才讀書無功兮樸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
氣二十一回人譏狂頑兮鄉黨衆不容身許家國兮生死復奚疑
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古人難及兮聖賢敢追陪款曰馬角羝
乳生還無期我就磔東市此圖亦有生氣書畢而出衆皆悲泣已

繫江戶獄吏訊嚴刻如束濕薪矩方對曰吾謀募同志刺間部總
州正其罔上之罪不敢不自首吏失色十月二十七日就刑年三
十矩方爲人廣額銳頤深瞳隆準蒼秀之氣益于眉宇性好學博
聞強記筆翰如流每憂國事毅然有烈丈夫風常曰天下大物也
非一朝奮激所能動矣夫唯積誠動之然後有振發耳自外事起
以來專以勤王禦侮爲說所箸有幽囚錄一卷照顏錄一卷留魂
錄一卷幽室文稿六卷講孟劄記十卷武教講錄二卷孫子評註
一卷明倫鈔二卷東北游日記一卷回顧錄二卷坐獄日錄一卷
鴻鵠志一卷松陰詩集二卷松陰遺吟一卷明治二十二年二月
與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同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矩方之囚下田番所也彼理適過其前憫然就視矩方書示
曰英雄之謀事也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宛

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弗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遂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軀入樊籠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吁其可奈何彼理曰此豪傑士也發使下田奉行曰斯人容貌魁梧器宇軒昂余爲貴國惜之願賞其罪彼以異域人猶且知爲偉器而幕吏困辱百端戕而害之其速亡也宜矣惟長藩懾於幕府不能庇此義士悲夫

又曰矩方云水之流也自流也樹之立也自立也國之存也自存也豈有待於外哉無待於外豈有制於外哉無制於外故能制外又云主戰者鎖國之說也主和者航海通市之策也以國家大計論之欲負雄圖馭四海非航海通市何以爲哉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勢屈力縮不亡何待顧當時抱此說者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藤森弘庵橫井小楠數人耳可不謂真有識者哉

中村研里曰松陰自警詩云士苟得正而斃何必明哲保身不能見幾而作猶當殺身成仁道竝行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則松陰之心可見矣

大久保親春

大久保親春字子信小字要常陸土浦人父名某世事土屋氏親春少喪父鞠於義父稍長事義父及祖母孝敬祖母年九十三沒其病痿痺動止不良親春常待寢處奉盥漱進醫藥或澣濯汚衣幾不知其有臭穢入夜對燈讀書往往徹曉年甫二十一擢爲藩學助教自謂非才兼文武不足任事乞假游江戶從平山兵原講韜鈴文政十年藩主奉命備豫鹿島邊海親春入贊戎務尋任監察掌刑獄兼兵學教授累遷藩學教頭每憂王室陵替以明古先王之道挽回衰運爲志言及南北朝事感慨泣下慕林子平爲人

覃思海防爲天下倡嘗游水戶藤田幽谷會澤憩齋諸耆宿一見歎爲奇才戶田蓬軒藤田東湖皆推服遂訂爲友擢任執政薦藤森大雅相與改革學政砥礪文武一藩翕然向化天保十四年大將軍詣日光山乃從藩主警備外山臺嘉永三年藩主爲大阪城代親春以公用人從之六年藩主管大阪海防親春佐之以從來砲術類不適用使隊士講西洋砲術始製砲隊安政元年俄艦入攝海親春率兵警備兵庫開港議與藩主陳意見親春奉旨裁書曰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蓄精養銳伺釁乘隙因肆猖獗茲乃不圖備豫草草了事貽後患必矣況兵庫畿輔咫尺之地豈不可虞哉且今天下騷然國是未定惡可遽開互市以國內有限之脂膏委海外無窮之谿壑乎五年朝廷怒幕府失政勅水戶烈公董督大政而藤森大雅勝野正道日下部信政等贊助有力焉親春適在

大阪聞之私憂勅語未足示威遣使見正道論之勅書已發親春以大事不成爲之憮然已而黨獄興王公士庶坐陳國是者數百人親春亦被拘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歿於獄中年六十二親春爲人豪爽少多才略性好學通大義能文辭尤精武藝詣京師結交梁川孟緯西鄉隆盛僧月照又在江戶與安島信立高橋愛諸茅根泰勝野正道親善接人以誠扶義醇篤未嘗以才上人迨論國家得失則奮然有邁往之氣又能趨人患難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周急烈公之罹冤厄也與藤田東湖竭力營救其被幽囚決命遂志泰然曰吾罪昭雪或不須三年耳果於歿後三年朝命追赦立碑明治二十四年列祀典所著有花宇津穗五卷懷刀記一卷土屋家系譜二卷武林隱見錄一卷土屋累代言行錄一卷正氣堂叢書二十卷雜錄十卷

論曰親春負豪傑之才嘗與水戶君臣相結納其志在勤王禦侮
故當事應機獻替規畫勤勞不倦雖其無成亦足壯矣

藤森大雅

藤森大雅字淳風號弘庵江戶人父曰義正事播州一柳氏大雅
少好學師事長野豐山又從柴碧海古賀侗庵諸儒能通經傳百
家書爲時人所重天保五年土浦藩延爲賓師委學政兼知郡事
夙夜罔懈興利除害施實德於民民悅服而爲俗所憎流言紛起
乃謝病歸江戶下帷授徒一時才俊從之者甚多土浦藩思其舊
勞餼三口糧嘉永六年夏美艦乞互市禍且不測大雅奮曰剝膚
之漸在茲矣箸海防備論二卷水戶藤田東湖傳景山公旨詢時
事乃箸芻言五卷上之議論明快切中時病景山公感歎手加朱
批大雅名於是大箸諸藩或厚聘之固辭曰吾不欲事二君景山

公益重之給十口糧有疑義則遣人就問是時幕府政弛尊攘之
論漸起大雅風裁峻整以名節自勵一日松浦弘來謂曰今朝廷
不乏人而隄卿尤有聲望願先生具所見弘其達之藤田東湖亦
贊之乃操紙筆書勤王禦侮之方滔滔數千言付之松浦挾書西
發意將有所爲會傳奏三條東坊城二卿東下故隄卿不及奏而
謀多機宜不洩人無得而知也鹽谷世弘密謂大雅曰予聞子承
景山公旨遣松浦弘乞院宣錦旗創攘夷此舉信乎大雅笑曰方
今仙洞上皇不在無下院宣之謂錦旗事見太平記今誰倣此迂
策者而他日蹈禍實因是等事云安政二年春構一樓邀常所往
來者飲而落之時雨至乃署曰春雨終日文酒逸宕如無殷憂之
心而未嘗頃刻忘勤王志也四年春詣京師見梁川孟緯賴醇等
遂經播州過三備再入京師抵勢州主世古格太家格太慷慨士

也每服其說大雅常欲建策歸後有所深慮一日捕吏突至收諸
文書大雅適在外聞之大驚途就逮捕蓋是時下勅水戶烈公置
正大政大雅與梁川賴等與焉而井伊大老直弼忌之興黨錮獄
毒網四張道路以目節義之士無一免者大雅議論文章風動一
世幕府尤忌嫉之時秋官無審慎之法競爲殘刻大雅對曰吾聞
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若有罪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辭
氣慷慨泣下遂傳繫獄獄中名主者凡新囚無賂輒加侮辱甚者
至死聞大雅名則稱先生坐上坐私給筆墨大雅欣然揮洒無復
勞苦之態然獄舍隘穢毒熱發病特出獄錮諸其家是歲七月十
三日再鞫大雅病雖困尙自整勵抗辯聲徹門外吏不能屈竟以
誹謗罪當追放此爲十月二十七日也乃遁居下總行德自號天
山真逸後得赦歸江戶文久二年十月八日年六十四病歿有詩

曰空餘滿腹經綸策執筆枉書絕命詩聞者莫不隕涕大雅聰識
洽聞攻古文辭汪洋澹蕩有前賢風工於詩又善筆迹晚年其遇
益窮而其名益重豪彥志士慕風而至大雅待之以真率論文揮
筆言笑啞啞至於臨大節雖機穽在前鼎鑊在後不顧也其下獄
人咸危之大雅泰然曰吾得下從范滂游於地下足矣且死生禍
福天也吾其如天何曾不幾時世局一變王室中興大命維新事
聞嘉憫賜祭贈從四位所著有如不及齋文鈔三卷春雨樓詩鈔
五卷雜錄若干卷

論曰幕府末造紀綱日亂崇論閎議苟涉時事者橫加拷掠旋見
擊戮羅織興獄轉相誣染海內嗟毒禍害於是烈矣余特痛大雅
一代儒宗主持大義竟以危言離荼毒陷身非罪悲憤鬱抑不獲
一伸厥蘊也大雅自贊語曰布衣憂世似陳亮清議買禍似范滂

人或笑其狂獨謂今之時何時乎吾怪人之不狂也嗚呼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古之狂也肆若大雅者即其人歟

小山春山曰余聞弘庵先生游勢州時世古格太問先生意見即應曰幕府主和諸藩主戰夫戰機在前年今已失機且彼乞互市非求戰我豈有掃攘之理乎但彼逞強暴我弱招之也今日之事有懋遷有無以圖富強耳某欲箸交易事宜備論之未能也夫無故開戰曲在我直在彼曲不在彼則不可戰水戶君臣專主戰庸詎知非藉主戰之說振作士氣以保國威乎吁此可謂有識矣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金六十錢

宮城縣平民
 箸述者 館 森 萬 平

臺灣臺北石防街二丁目
 一番地寓居

發印 者兼 宮 部 勘 七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
 四十七番戶

印刷所 株式 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
 四十七番戶

